



世界文學名著

浮士德

(上)

哥德著
周學普譯

FAUST

By

J. W. V. GOETHE

Translated by

CHOW HSIO P'U

世界文學名著

浮士德
(上)

林氏購於

一九五八·五·四



青年節

鍾序

讀浮士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給予這不朽的創作寫序文，自然更是困難的重荷。

但是，我像是被派定了應該來寫這部譯本底序文般的，儘管怎樣地明瞭着自己底無能，否，自己對於這個工作底感到惶恐。因為像譯者在他底譯序裏所說，這個傑作譯述工程底開始和進行，我是曾經友誼地稍盡過些微力的。從而，由譯者所發出的「寫序文」的屬託，固然不容易推辭，就是對於這部譯本底一般讀者，自己（我）也像感到有着一種未了的「言責」般的——雖然這也許僅是一種多餘的幻覺。

躊躇！俄羅斯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家底一人屠格涅夫氏，在他那關於哥德底悲劇浮士德

一文中寫着：「當在這裏，把這偉大的悲劇解剖，我們不知不覺地感到一些躊躇。」或此刻沒有解剖這偉大的悲劇的雄心——或不如說還沒有這種充分的能力。但是，心裏所懷抱着的躊躇，卻無疑是比屠格涅夫氏的更為深甚。

時間是不容許我再作自私的躊躇了，爲了要使這部譯本快些送到讀者底眼前。我祇好放縱着我底拙筆，讓它怎樣去完成那不敢預想的結果吧。

二

時代是變動着，劇烈地變動着。

過去的一切——人類過去文化史成績底一切，在這大時代之前，都不免受到一種新的解釋和批判。在文學的領域內，正像在別的領域內一樣，這種工作，也已然在潑刺地進行着了。不世出的文豪，過去文學的地平上秀出的山峯的德意志詩人哥德氏，他底思想和創作——特別是他那傾注畢生的精力而寫成的浮士德，自然是不能從這種關係中逃開去的。他底字

宙觀、社會觀、人生觀、創作觀，以及作品底社會的、藝術的價值等，都已從新或詳或略地被解釋着、批判着。

關於哥德思想底解釋、批判，有着種種的說詞倒像：「哥德，時而是偉大，時而是微小，時而是不妥協的、嘲笑的、輕蔑現存世界的天才，時而是周慎的、滿足了的、狹量的俗人。」「哥德，一方被俘虜於宗教的殘滓，一方有着依自然而被訓練了的有機的動態的思考方法。」……

概括地說，在思想上，哥德不是極純淨地屬於某一個簡單的範疇的人物。他底思想，有着種種形態和矛盾。炯眼地認識了拿破崙底歷史的意義的，是他，用動物敘事詩來嘲笑革命家的行動的，也是他。確信科學智識的力和它底進步的，是他，對於自然持着泛神論的宗教的傾向的，也是他。指導「疾風怒濤時代」的文藝革命兒，是他，回歸到希臘古典文學領域的，也仍然是他。哥德，他是這樣參差不一的、矛盾的思想底所有者。

他爲什麼會成爲這樣的一個思想家呢？關於這個問題，批評家們底答案，大都把它歸因到那時候德意志底現實的社會情況，和他在那社會裏的生涯底變動。

至於浮士德現在批評家們對她又說了些什麼話呢——他們怎樣給予她以一種解釋和批判呢？一位批評家這樣寫着：

「第一部，和哥德創作底疾風時代有着緊密的關係。關於陷於「殺嬰孩」的失戀的少女（格萊卿）的主題，在疾風怒濤時代中廣泛地可以看到。向光輝的哥特時代的轉向，有四揚音及腳韻的詩句，通俗化了的語詞，向一人劇的發展——這一切，說明着向疾風怒濤時代的接近。於海獵娜（Hulena），特別地看到了藝術的表現的第二部，是走入了古典時代文學領域的東西。哥特克底輪郭，讓位於古代希臘底那（輪郭）。希臘，成爲活動的舞臺。辭書體被一掃了。有四揚音及腳韻的詩句，被古代型的詩句取代着。各形態，獲得着某種的特別地彫刻的結合。哥德於浮士德底最後舞臺中，付給年貢於羅曼主義，取入神祕的合唱，啓示加梭力克教底天國於浮士德。」

「和威廉·邁士脫底遍歷時代一樣，浮士德第二部，是關於自然科學、政治學、美學及哲學的哥德底思想底異常的結晶。各插話，於給予某種科學的政治的或哲學的問題以「藝術的

表現」的作者底努力之中，純然看到那確證……」

別一位批評家寫着：「哥德從一切精神的思辨的東西離開，而探求新的根據於自然和人間性之中……但是，哥德沒有把他底意向徹底地推進，而僅求於泛神論的自然和被包容於這樣的自然界的個人私生活過程的人間性之中，在這裏，浮士德有着理念底矛盾和不做底。」

像浮士德這樣內容深微繁複的大作品，自然不是簡略的幾句話或數十句話所能夠解釋、批判得了的，——甚且不是很短的時間內，三數人底解釋、批判的試作，使能夠完全把她決定的。所以，這裏所引的兩三段話，祇是這種論述底一點例子罷了。

在這裏，似乎應得趕緊聲明一句：哥德作品——特別是浮士德——底偉大性是無可懷疑的。

儘管現在的批評家們，怎樣地在進行着那新的解釋、批判，哥德底文績，總是世界文學史上同時也就是文化史上底劃期的、傑出的一份！浮士德，是偉大的創作，那是歐羅巴決不再

來的時期最完全的表現。」（屠格涅夫的話）這話，在九十年前的往日，就已被寫下了的，但是，現在我們看來，並不怎樣覺得它是不很適用的東西。

「哥德，是立於十八、十九世紀底優勝的寫實主義底最高峯的。」今日新勁的批評家，也是不吝惜地這樣稱贊了。並且，這不僅是一兩個人底私見而已。

三

接受過去遺產的問題，在我們文壇上，也已被相當地注意了。在不被引入歪邪途徑的範圍內，這自然是很值得贊許的事。因為正像異國底一位文學者所說過的：「不通曉過去偉大的文學的遺產，我們是不能造出偉大的不滅的文學吧。」

去年，世界文壇上底巨星高爾基氏，在一個盛大的文學者集會底演講中，很慨歎着彼國底新作家們還未夠創造出一個像浮士德、哈姆雷特那樣的「世界典型」的人物——一個具體的小市民性底典型的人物。而這在文壇上卻是必要的事。由這，我們可以曉得這位老作

家是怎樣佩服着哥德和莎士比亞，而熱望新的文學者們學他倆去造出那能夠永遠紀念碑地存在的世界典型的人物來。

現在，世界各國底文壇，正像各國底商場一樣，日益強度地國際化了。特別是我們中國，二十年來所表見的現象，很證明了這種趨勢底存在。這不是一種應該憂慮的事。倒不如說是很可欣喜的事。因為這是合理地朝着正路進行的。我們固有的文學的遺產，雖然不是沒有那偉大而可珍重的，但是，數量頗稀少，而且在現代人的我們看來，大多是過於陳舊的了——不管在形式上，或內容上。所以，我們說到接受遺產（做爲作家底修養而接受遺產）那除了很少數的本國所有的珍貴之外，是不能不把國際過去而偉大的創作品，來充當我們底「目的物」的。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對於那「全人類的」卓絕的業績底繼承呢？（自然，對於她們，仍然是應該批判地接受着的。）

「以爲偉大的作家底影響，因那作家國家底境界而停止了，是重大的一個錯誤。」法蘭西優秀的創作兼批評家的紀德氏，像替我們說話般地，早就這樣喊着了。——在他底那

篇歌德論之中。現在，哥德氏底這不朽的傑作（浮士德），已由力學的周君，全部地介紹到中國來。我以為，這不僅於國家文化的體面上，有着相當的意義而已，在我們這基礎還很薄弱的文壇上，她無疑是將致來了那堅實的文化之果的。

——一九三五，五，一〇。

鍾敬文序於東京。

譯者序

一

在世界各文明國，都有數種乃至數十種譯本的哥德的浮士德，但在這幾年來翻譯工作如此盛旺的中國，還未有過一、二兩部的全譯。這大概不是因為缺少介紹者或一般人對它冷淡的緣故，實際是因為其內容之深廣繁複，及其形式之雄渾優美與多樣，都不是平常作品那樣容易翻譯的罷。譯者對於這樣艱巨的工作，本來也不敢輕試；祇因一九三二年在浙江大學任課，受了畏友鍾敬文兄的熱心激勵，纔很感奮地開始了翻譯浮士德第二部的工作（因第一部已有郭譯）。當初是用散文譯的，譯到那年十一月，第二部初稿是完成了。後來回頭細看，覺得用那樣粗雜的散文來譯這樣美麗的古典名著是不相宜的；但要全部改成韻文，一時又

無勇氣，因此擱置了七八個月。第二年夏天和敬文兄去遊廬山，他又勸我繼續努力。我就從頭用韻文改譯，到年底便譯成了。其後又改了幾回，費了許多工夫。

第二部譯完之後，就起了譯第一部的野心。但等到去年（一九三四）到青島山東大學任課時方纔實行。這次比較順利，譯完了又抄了一遍，居然於四十天之內就完成了，而譯文卻覺得比第二部的似乎好一點。

這是這個「全譯」產生的大略情形，其中所經歷的種種艱苦，我想無庸詳述。而在屢次停頓弛懈的時候，都賴敬文兄熱誠不倦地加以督促，並為代改良部分的譯文，乃得於再接再厲之後做成了這件工作。對於他這種深摯的友情，我欣幸得在這裏表示無限的感謝！

一

這個「全譯」開始翻譯的那年，正是哥德逝世的百年紀念的一九三二年。這也是使我決心翻譯浮士德的一個動機。那一年各文明國的各階級的人都在忙着紀念哥德，即在與德

國文學較疏遠的我國，也出了幾個雜誌的專刊和哥德的認識一類的書籍。當時在德國本國，當然紀念得更爲起勁，政府當局，國社黨，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等黨派及各界名人，公表了許多刊物及言論，各依自己的立場，或說哥德是「克服了內的對立」的偉人，或說他是「在現實的秩序之中求活動形式」的英傑，甚至說他是國粹思想的先覺。反之，德國和世界的反觀念論的思想家，則大抵引用卡爾·恩格斯的哥德評論，主張若欲正確地批評這個「最偉大的德國人」，必須和批判任何人同樣，把他由社會的觀點來觀察，即須認識他的偉大，同時也須認識他的偉大的制限性。他們以爲哥德比釋勒更偉大的特點，是在於他的積極性，向實際生活的傾向，觀念論的拒否；他的偉大的制限性，是在於他受了當時經濟落後的德國的市民階級的貧弱環境的拘束，由反抗封建社會及既成宗教的天才詩人，漸漸變爲反對革命的妥協的改良主義者。這是因爲哥德生在封建正在崩壞，資本主義開始興起的時期。他對於當時的社會，有兩種相反的態度：有時是叛逆的，嘲笑的；有時是溫順妥協的。所以社會上各種人批判他的時候，或注重於他的少壯期的「狂飆」(Sturm und Drang) 時代的反抗激越的

巨人主義 (Titanismus) 或讚頌他到魏瑪輔政，尤其是意大利旅行以後愛好平靜調和，尊重社會秩序的古典主義。這兩種相反的傾向及其變遷的過程在他的被稱爲「終身著作」(Lebenswerk) 或「總懺悔」(Generalbeichte) 的浮士德中最顯明地可以看出。所以當哥德的遺產正應該依其對於現代社會的相對的價值被正確地「再批評」的時候，浮士德全譯的出現，在中國也必有相當的意義的罷。

德國一位大學者說，哥德是他所愛好的詩人之一，他的創作方法是布爾喬亞實主義的最大的成就之一。浮士德中的格萊卿，是他在文學上所最愛好的女性。文藝批評家梅林 (Franz Mehring) 在他的哥德與現代中說：「在德國文化界成了偉大的一切人中未曾有如哥德那樣純粹，偉大，不朽的藝術家……德國的藝術未曾有如哥德那樣被多方面地，純粹而深刻地被具體化。」我們要明白由這樣偉大的哥德所表現的當時新社會的時代精神及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對於世界文化的關係，在他的各時期的許多作品之中，自然以精讀浮士德最能得到有系統的概觀。因爲浮士德是哥德二十歲以後六十年間的長期的創作，不像

他的其他著作僅表示他的思想和感情的某一方面，而反映着少壯時代的反抗的超人的熱情，許多深刻的戀愛的經驗，中年時代的關於政治，科學，哲學，藝術等種種學識，老年時代的高雅優美的趣味和智慧。就文化史而論，其創作時代包含着「狂飈」時代，古典主義及浪漫主義的三個時期。若把哥德的著作分爲：

(一) 初期的戀愛喜劇（如情人的任性，共犯等。）

(二) 告白劇（如史推拉，克拉維哥，維特等。）

(三) 以叛逆的或富於奮鬥精神的偉人（titanischer Held）爲主人公的作品（如普

羅美修斯，永遠的猶太人，凱撒，摩漢默德等。）

(四) 古典劇（如塔梭，伊斐格尼等。）

則浮士德實包含此等各類的詩歌。

這部雄偉淵博的浮士德，就是德國的學者們也以是最難懂的著作之一，有着無數的學者的註釋和批評。但其中有許多註釋或批評往往將原作曲解或神祕化，使人益不能正確地

理解。被稱爲「瑞士的哥德」的克拉 (Gottfried Keller) 說：「由俗學者們所爲的哥德禮讚之中有一種僞信存着。」梅林說：「在世界文學之中，未有如哥德那樣被英雄崇拜者們所誤解的。」在古典藝術的再批判被高唱著的現今，我們希望哥德的作品也被正當地理解，少數特權者的偏見解放，而成爲正當的承繼人的全民衆所欣賞。新渡戶稻造在其所著浮士德物語的序文中說得好：「浮士德這種名著，若深切地體味，有着雖哲學家也不能窺知的深度；但若淺近地解釋，則雖三尺少女也能相當領會。」我這個自知不能傳達原作的精彩於萬一的「全譯」，在作爲介紹名著及推廣世界文化的意義上也許有相當的價值。

在這簡單的序文中，當然不能對原著作精細的研究或批評，以下只略述關於原著的來歷及內容形式等以供讀者的參考。

三

浮士德式的叛逆的超人的主題在文學上的應用，淵源頗爲久遠。最早的是舊約聖書裏

因欲與上帝同樣能辨善惡的欲望所引起的伊甸樂園的悲劇。次之，如希臘神話裏的丹達魯斯 (Tantalus) 因忤神而受災，普羅美修斯因盜火而被罰。埃及、波斯等民族相信善神和惡神的對抗。在希伯來傳說中，沙羅門因奪取「智石」被惡魔亞特拉美勒希 (Atramlech) 放逐於沙漠。基督教裏有撒丹率眾背叛上帝的傳說，且有種種魔術可召惡魔或天使助人行事，或以身心為抵押而與惡魔訂約，使為人服務等民間的信仰。例如與新約聖書使徒行傳 (第八章，第九節) 西蒙 (Simon Magus) 被腓力感化的事情相關的紀元二世紀的傳說，說西蒙欲行奇蹟，在納羅 (Nero) 之前飛升天空，因彼得的一言而跌死。又卡克斯頓 (Caxton) 的黃金傳說及卡爾特隆 (Calderon) 的奇異的魔術師中所載的安提沃契的齊伯梁 (Cyprian of Antioch)，因其妖法召來的邪神們見十字架而逃遁，遂歸正教。小亞細亞的阿達那 (Adana) 的僧正德奧斐魯斯 (Theophilus) 與惡魔以血訂約，但卒為聖母所救。凡與惡魔訂約者，大抵墮地獄而遭慘禍，因悔過而得救者較少。

在宗教改革時代，惡魔的信仰更為盛行。遊行學生之徒往往以魔術欺騙人民，浮士德傳